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。請看《感應篇》第四十八段，《彙編》卷三：

【輕蔑天民。擾亂國政。】

這是「仕宦」第四種惡。註解裡面說得非常好，「帝天之命，主於民心，凡此蒼生，皆上帝之赤子，故曰天民，天之愛民至矣」。這幾句話我們要常常讀誦，常常存在心中。在佛法裡面，我們與一切眾生的關係，就說得更透徹。這個道理古人也很清楚，我們常常聽到，所謂的是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，我人是一，即是法身。佛家講的法身，就是合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是一體，人我是一體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要輕視別人就是輕視自己，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，這個道理要懂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人不能沒有尊嚴，尊嚴從哪裡建立？尊嚴是尊重別人，尊嚴不是狂妄自大，狂妄自大那你就搞錯了。自以為是，狂妄自大，輕視別人，實在講這是嚴重破壞自己的尊嚴。一個人處處叫別人怕他，這個人就完了；如果這一個人在在處處都受到人的尊敬，他就成功了。尊敬從哪裡來的？絕對不是作威作福得來的，都是從真誠、尊重別人得來的。古人說的「敬人者人恆敬之」，你不敬人，人家怎麼會尊重你？有意無意的得罪一切眾生，後患無窮。這些道理說起來我們都能夠理解，也能接受，可是在生活上，處事待人接物，依舊還犯過失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懂得不夠透徹、不夠徹底，境界現前，自己轉不過來，這就要知道，要學。我們現在求學，就是古人講的「亡羊補牢」。小時候沒學，沒人教，青少年的時候沒有學，現在學太晚了。但是不能不學，不學就是一身罪業，起心動念、言語

造作都是罪業，這怎麼得了！所以不能不學。

我在今天實在講是不怕得罪人，都說一些不好聽的話，可是於大家有利益。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老師，我跟他的時候，我才三十一、二歲，他老人家七十一、二歲。教導我們都非常含蓄，跟我說過多少次，教人二十歲以前可以嚴厲的教誨，二十歲以上不可以。二十歲以上怎麼樣教？婉轉委曲的勸導，說話點到為止，讓你自己聽了會覺悟。四十歲以後不能教了，有什麼毛病都不可以講，已經成年，不可以教了。所以從前老人教人，你想想看，二十歲之前，三、四十歲的人都是用暗示，絕不明說。現在別說四十了，六十、七十暗示也不懂，怎麼辦？只好明說，明說就得罪人。不說，不行！他過去沒有學過。別人對我們的暗示，我懂。由此可知，無論世法佛法，談學習都在少年時代。少年失學，中年沒有遇到善知識，四十以後就是晚年了，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不足一甲子過世的人有多少？如果你們留意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每天看到報紙上的訃聞，你看看那些過世的人，年歲多大？你做個統計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四十以後是晚年，晚年求學，那一定要出於自動自發，真正覺悟回頭了，遇到善知識，人家看你的虔誠，印祖講的「一分誠敬就教一分，兩分誠敬教兩分」，言語教學都有分寸。世法佛法的教導，說到究竟處就是一個真誠、一個愛心，所以佛法常講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就是個真誠的慈悲心，一片慈悲，慈悲一切。念念為一切眾生，這個心就是菩提心；行行為一切眾生，這就是菩薩行。決定不能輕視一個眾生，給一個眾生結下怨仇，後面的麻煩都是沒完沒了。

我聽杜居士給我講，他的弟弟輕視鬼神，結果被鬼神打了，打了受傷送到醫院。我從這個地方省悟過來，今天世間的劫難，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？我們對鬼神輕視了，口口聲聲說這是迷信，他真

的存在。我們氣盛的時候，他不敢找麻煩，我們運衰的時候，他就來了。所以人走運的時候，鬼神也讓你三分，也迴避你，你倒楣的時候，他都來了，都來找你麻煩。所以我就聯想到，這是我講過多少次，有同修勸我，應當對大眾公開說說，提醒大家。台灣的大地震，決定與這些冤鬼鬼神有密切的關聯。我想到朱鏡宙老居士早年給我講一個故事，是我剛剛學佛的時候，我那時候二十六歲，那時候老居士也將近七十歲。他告訴我，宣統末年，他們家鄉，他是浙江溫州人，他們住鄉下。鄉下鄰村距離不太遠，鄰村看得到的那個村莊，那個村莊上有個舉人，是個讀書人中舉了，但是家庭生活還能過得去，雖然中舉沒有做官，非常孝順父母。這個舉人有一天中午睡午覺做了個夢，夢到有個人牽著馬，那時候的交通工具馬是最好的代步，送一張請帖，上面是他的名字，敲他的門，他來開門，看到有人拿請帖請他。他說：「什麼人請我？」他說：「我們家的大將軍請你。」他說：「大將軍？我從來不認識，交友場所當中，沒有跟這些武將往來過，文官武將我都不接觸，你是不是送錯了。」他說：「這個名字是不是你？」「名字是我，沒錯，可能同名同姓的。」他說：「那就不必管了，既然名字對了就請你上馬。」這一上馬之後，他就感覺到這匹馬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是在空中飛一樣，沒多久到了，看到富麗堂皇的宮殿，很多人在談話，都在這裡議論。他就打聽將軍是什麼人？人家告訴他是岳飛。他一想，岳飛，那我不是死了嗎？岳飛是宋朝人，岳飛來找我，那我不是死了嗎？那不行！我上還有父母，下面還有妻子兒女，這怎麼可以？一會兒岳飛就升帳了，召集大家來開會，請這個舉人來當祕書。討論什麼？北伐，去打金兵，去幹這個事情。結果見到岳飛，心裡一想，人早晚總要死，死了能夠替岳飛辦事也很光榮，所以他就下定決心，願意追隨民族英雄。他就跟岳飛講：「我的家裡還有父母，還有

妻子，還有個小兒子，我總得交代。」岳飛就同意他說：「我送你回去，等到我們出發的那天，我再派人請你，大概有四個月的時間，四個月之後我再請你，你回家去處理後事。」這樣就把他送回去了。

送回去他就一覺醒過來了。醒過來覺得這個境界太清楚了，不像是在作夢，他就跟父母說這個事情。他的父母說：「這是作夢，哪裡可以當真？」但是他自己不把它當作夢境看待，一切家裡後事他就開始做準備。到了約定的那一天，果然沒錯，他很清楚，在約定的那一天通知親戚朋友。朱鏡宙老居士那時候十幾歲，他說十五、六歲的樣子，他也去看，看熱鬧，看活得好好的一個人，怎麼死法？又沒有生病。所以他那一天在家裡召集親戚朋友，跟大家辭行，所以大家來送他，吃完飯之後跟大家等於是告假了，他要走了。他就回到房間，房間門也是開的，大家也都能看到，他躺在床上，他的父母在床鋪邊很難過、很不痛快。沒有一會兒，他說：「接我的人已經來了，在門口。」他的父親大罵，只有這麼一個獨生子，要他去服役，非常不甘心。最後他勸導他的父母，他說：「能夠追隨岳飛也是非常光榮。」他的父親就下了一個狠心說：「好吧，你去吧！」他馬上就斷氣了，立刻就斷氣了。他說當時大家親眼看到的。半年之後，十月十日辛亥武昌起義，革命成功。所以他就講陽間還沒有開始動盪，陰間的鬼已經先去打仗、去征服了。這個故事絕對不是朱鏡宙老居士編的，不是編的，那時候我初學佛，他都講這些故事給我聽，講得很多，這老人，事情真有。你想想看，岳飛那股怨氣，一千多年都還沒有消，他還在餓鬼道裡做鬼王。我們學佛人聽了之後，知道岳飛這個念頭錯了，他這個怨氣要是消掉，他就生天，愛國愛民，盡忠報國，這個功德決定生天，不至於落在鬼神道，他就是這個念頭沒有能夠放下。

我們在佛法裡面，諸位常常念到的《慈悲三昧水懺》，你看看悟達國師那個怨家，幾百年當中轉世已經轉了十次，那個冤家債主常常在這裡等機會，決定不放鬆。所以古德教導我們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，你結怨，是有意無意，很容易結怨，怨結解開可不容易，沒有那麼簡單，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。人不可以得罪，鬼神也不能得罪，不但鬼神不能得罪，再跟諸位同修說，動物也不能得罪，都是人轉世的，你欺負牠，牠那個報復的心、報復的念頭，永遠存在，所以菩提道上魔障多。魔障從哪裡來的？都是我們生生世世跟一切眾生的過節，造成的魔障。覺悟之後，就要以真誠心、慈悲心善待一切眾生，普賢菩薩教給我們「禮敬」、「稱讚」、「供養」，供養就是為眾生服務，無私的服務，無條件的服務，才能讓累劫的冤親債主看到你，他的心平下來，心平氣和，不來找你麻煩，這個道理要懂。